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第二函
函六冊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

周書

集傳

周文王國號

地理今釋史記正義曰太王所居
用川原因號曰周文王因之有岐城

亦名周城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

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

三十二篇

集說

史記后稷封丁部別姓姬氏傳十三世至季歷
生昌爲西伯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陳

氏經曰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卽諸侯位
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三而嗣位
嗣位十三年而伐紂爲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泰誓上

集傳

泰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

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

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案伏

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

林氏之奇曰張

霸之徒
爲書

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

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泰誓如曰白

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太史公記曰

本紀亦載其語。然僞秦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僞。謂秦誓系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而不存。秦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林氏之奇曰。國語禮記左傳荀子孟諸書皆合。而僞秦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孔氏穎達曰此三篇俱是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林氏之奇曰篇名以泰誓者漢孔氏曰大會以誓衆顧氏曰此會中之最大者故曰泰誓此二說其意雖異然而以泰爲大則同夫否泰之泰與太甚之太大學之大三字通用泰誓之爲言亦猶是也是以孟子左氏傳國語舉此篇名或作泰或作太或作大明此三字音同義同故得以通用也○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罔之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爾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

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爾。○呂氏祖謙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吾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之心。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蒙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今觀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夫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爲之若是力也。誠不忍坐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無過也。是以放牛歸馬爲天下也。散財發粟爲天下也。武王何有焉。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

惟十有二年春。大會于孟津。

集傳

十三年者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案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卽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

伯卽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案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旣以一月爲建

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

黃氏度曰

孔氏云周孟春孟春建寅豈隨王而改耶

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

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

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

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

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

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黃氏度曰：稱春則序一月爲建寅之月矣。此與春秋不同。春秋書王書正月，則爲時王正月。加春於其上，以爲正。雖改而四時之序不可改。此獨書春，則當自建寅之月始。詩書書月，皆不改夏正。○朱子曰：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嘗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問子丑賈之建正

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建亥之月為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更易一番。○王氏樵曰：案春秋孔氏以為周之孟春，建子之月。蔡氏以為建寅之月。今以金縢秋大熟未獲及洛誥十二月烝祭歲觀之，恐蔡說是。○後武成篇書一月，程子謂商歷已絕，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歷，見紂自絕于天矣。此說甚精，當補入傳中。○馬氏森曰：十有二年春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且亦以見武王事殷之久，初無利天下之心也。言大會者，見人心歸附之同，而伐商之舉有不容已也。

王曰：嗟！我友邦之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集傳

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

孔氏穎達曰：同志為友。

親之也。

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眾士也。

王氏樵曰：御事

庶士卽本國三卿亞旅師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
氏千夫長百夫長是也

審也

集說

黃氏度曰王有於諸侯爲友詩亦曰人諸友諸
侯各長其國以稱大君○時氏淵
王深見兵爲不祥之具也甘誓嗟六事
人湯誥嗟爾萬方有衆皆警歎之意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罔
后元后作民父母

集傳

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

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

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集說

孫氏覺曰。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能成。所以成之者。君也。○林氏之奇曰。有聰明之德。又居元后之位。則能審於人情之好惡。以爲之父母。然後斯民各得其所。而至昆蟲草木之微。亦無不遂其性者。如此。則裁成輔相之德。於是爲至。人道盡而三才之位定矣。○朱子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會說著。考之經典。卻有此意。如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皆此意也。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亶聰明。作元后。須是剛健中正。方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勇智過人。○呂氏祖謙曰。此雖誓師之辭。乃六

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陳氏經曰。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全。此人性所以獨靈於物。然人雖有此靈。有不能保此靈者。必得聰明之君。以父母之斯民始得。以各全其靈。聰明亦靈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為靈之靈者耳。○馬氏廷鸞曰。作民父母一語。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極。○陳氏櫟曰。萬物莫不稟氣於天。受形於地。乾稱父。坤稱母。此天地所以為萬物一大父母也。○陳氏雅言曰。造化生物之仁。聖人養民之仁。亶聰明作元后者。天之意也。作民父母者。君之責也。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聖人為萬民之父母。武王於誓師之首言此。以見人君當與天地同其德。而盡君師之責也。○孫氏繼有曰。天地之性。惟人為貴。一民失所。即非天地父母之心。但天地有心而無為。其於斯人之中。生一亶聰明者。作民之元后。正欲其體天地之心。贊天地之化。作民父母。使人人皆得其所。而巳。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

作民父母之道。

圖此一節即張子西銘一篇所自出。張子特推闡得盡耳。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集傳

受紂名也。

吳氏棫曰案帝辛本紀稱紂書稱受或二字古通用。

言紂慢天虐

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卽下文所云也。

集說

黃氏度曰。弗克敬天。紂植惡之本。天猶弗敬視民。何有天爲民立君。而殘害萬姓如此。豈所以爲民

父母

哉。

沈湎冒色。取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
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
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勦
未集。



沈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

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

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

李氏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臺

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

澤障曰陂。孔氏穎達曰。障澤之水使

○郭氏璞曰。榭。卽今之堂垣也。